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篁墩文集卷三十四

詳校官編修臣李克棟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鈐

校對官監丞臣張曾炳

謄錄監生臣陳燦

篁墩文集卷三

明 程敏政 撰

青宫直講

尚書

王庸作書以誥曰以台正於四方台恐德弗類兹故弗言

庸是用台是我弗類是不相似史臣記高宗因羣臣諫他不言用是作書以告羣臣叙他不言之故說以

我為君表正四方四方人都看我所行任大責重我常恐君德不能勻與前人相似以此上不敢輕易發言
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其代予言
賚是賜與良弼是賢相史臣又記高宗說我嘗恭敬淵默以思量治天下的道理一日睡夢中夢見上帝賜與我一箇賢相將要替我發言高宗夢傅說以後世觀之恰似無此事然至誠可以動天地感鬼神高

宗求賢圖治之心純一不二與天無間故夢寐之間果得賢相葢天人感通之理有如此者非偶然也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說築傅巖之野惟肖審是仔細想度的意思象是象貌旁求是遣人去四面尋訪築是居住傅巖是地名肖是似史臣說高宗既夢見上帝賜與他箇賢相於是仔細度那夢中所見的象貌使畫工畫了遣人以圖形去天下四面尋訪他尋到虞虢之間傅巖的去處有一人名說與夢

中所見的象貌相似

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

高宗既得了傅説與他説話見他果是聖人於是就立他為宰相又每日召在左右常常親近他資以為學既立為相又在左右蓋使之位冡宰兼師保的職事高宗得非常之才即授以非常之位不惟相之而又師之高宗亦可謂非常之主矣

啓乃心沃朕心

啟是開啟乃指傅說沃是以水灌溉的意思史臣記
高宗命傅說說成君德必先要格君心格心之道非
可外求惟開啓汝之心而無所隱用以灌溉我之心
使我如土壤之焦受時雨之潤方才厭飫
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
瞑眩是藥性烈瘳是病愈跣是跣足高宗又命傅說
說我若有失德處汝當苦口相諫如那藥性不烈則
人之病一時難愈我若有妄行處汝當極力扶持如

那跣足行的不去看地則其足必至傷蹶

惟暨乃僚罔不同心以匡乃辟俾率先王廸我高后以康兆民

匡是正救率是依循乃辟是高宗自謂高后指成湯高宗又命傅說說汝當與百僚公同一心以正救我使我依著商先哲王的君德趕上高后成湯的治迹以安天下的百姓高宗雖專任傅說為相然必望與百僚同心匡輔誠以君德進退係羣臣賢否若君子

少小人多則傅說雖賢亦無以獨成正君之功高宗命相之詞真可以為萬世法

王若曰嗚呼羣后惟先王建邦啓土

羣后是衆諸侯先王是后稷武王追尊之故稱先王下面太王王季文王也都是追尊之詞史臣記武王嗟嘆告衆諸侯說惟我周家先王后稷在唐虞時有教民稼穡的大功始受封建為諸侯開國于有邰之地

公劉克篤前烈

公劉是后稷曾孫篤是厚自后稷傳到曾孫公劉又能培養篤厚以繼前王后稷的功業

至于太王肇基王迹

太王是公劉九世孫古公亶父肇是始自公劉傳至于太王能行仁政因避狄人之亂自邠徙居于岐邠人感慕從之者如歸市蓋太王始得民心以基立興王之迹

王季其勤王家

王季是太王子王季又能勤勞于國家政事不敢自

急自逸

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

文王是武王父故稱文考誕是大膺是受方夏即是

天下武王又說傳至于我文考文王能成就前人的

功勳大受上天之命以撫安三分有二之天下益武

王歷陳先世積功累仁諭告諸侯以見伐商之事皆

天命人心所歸非得已也

今商王受無道暴殄天物害虐烝民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

受是紂名烝民是百姓逋逃是有罪在逃的人萃是聚武王誓師說如今商王紂全無君道天生物類以資人用紂則暴恣殄絶全不知道愛惜百姓是邦本紂則酷害戕虐全不知道撫養四方有罪在逃之人本當用刑明正其罪紂反與他做主都隱留在京都

這等樣人如潛魚聚於深淵如走獸聚於林藪一般
豈不亂政壞事

予小子既獲仁人敢祇承上帝以遏亂略華夏蠻貊罔
不率俾

予小子是武王自稱仁人是太公周公召公之徒略
是謀率是從武王又說我小子既得了太公周公召
公這等仁賢之臣故不敢不敬順昊天上帝之命去
伐紂以遏絕其壞亂天下之謀所以內則華夏中國

外則蠻貊四夷無不率從于我周家夫以紂無道又好與羣小共處武王有道又能用賢聖之士此商所以亡周所以興也

恭天成命肆予東征綏厥士女惟其士女篚厥玄黃昭我周王

成命是黜商之定命其士女是說商民篚是筐篚竹器史臣記武王說敬奉上天黜商之定命故我以西伯率諸侯東征于商以安商之民商之民怨紂之惡

喜周之來都以筐篚竹器盛着玄色黄色的幣帛相
迎說以明我周王有天地之德
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
大邑周如言大周國益人心所在即天命所在今商
之民所以喜周之来者益上天美意鼓舞振動商民
之心是以商民歸附於我大國周家如此
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
徒倒戈攻於後以北血流漂杵

昧爽是天將明未明之時旅是軍旅牧野是地名北是奔北杵是兵器之類史臣記武王說甲子之日天將明未明之時商紂率領他的軍旅十分衆多如樹林一般與武王會于牧野之地商紂的軍旅雖多無一箇肯向前與武王之兵對敵但見紂前面的軍徒皆倒回兵戈反攻他後面自家的人奔北蹂踐自相屠戮人血如水之流雖兵器之類棄在地下的也漂得起來葢紂無道積怨於人故人都離心離德一旦

至此

一戎衣天下大定

戎衣是兵甲武王伐紂只是要救民于塗炭故一披兵甲不待血刃天下自然都安定了

乃反商政政由舊

乃是繼事之詞武王既得天下便汲汲改紂所行暴虐之政凡事只依商家先王所行寬仁之政益創業之君知所先務如此

釋箕子囚

箕是國名子是封爵箕子以諸侯為紂太師因紂無道盡忠諫爭為紂所囚武王既誅紂即釋放了箕子待以賓禮

封比干墓

比干是人名為紂少師因紂無道也盡忠諫爭為紂所殺武王既誅紂即封表比干的墳墓以勸忠義

式商容閭

式是車前橫木有所敬則俯而憑之閭是族居里門商容本商之賢人紂不能用武王既誅紂過商容之門不肯坐車起身來憑著車中橫木待過了商容之門才坐以示加敬之意

散鹿臺之財

紂嘗暴歛百姓的財物都聚在鹿臺去處武王既誅紂還都分散與百姓

發鉅橋之粟

紂嘗橫徵百姓的米糧都積在鉅橋去處武王既誅紂就都發將出去賑濟飢民

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

賚是施予武王除殘去暴顯忠遂良賑窮周乏這等大恩澤施於天下所以天下無一人不心悅誠服要他做主史臣備記於此以見人君當以紂為戒以武王為法

洪是大範是法這一篇本號洛書出于大禹聖人其後箕子又推衍增益而成以其所言乃人君治天下之大法故取洪範二字名篇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

十有三祀是十有三年商謂之祀周謂之年訪是就而問之史臣記武王十有三年訪道于箕子不稱周家年號却稱商家年號以見箕子不肯臣事于周只為天下後世大計故傳道于武王不稱箕子朝王却

稱王訪箕子以見武王能遂箕子之志不敢待以臣禮只為天下後世大計故求道於箕子

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隲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彜倫攸叙

乃言是難詞重其問也隂是黙隲是定相是輔相協是保合彜是常倫是理即天人之常理武王嘆息呼箕子而不名請問說上天於冥冥之中黙有以安定下民與之氣以成形賦之理以為性輔相保合其居

止使無一不得其所為人君的代天子民須要曉得天人之常理其陰隲相協所以然處是如何次第使明而不紊庶可以承上天恵民的意思今我任君師之責不知此常理之所以叙者何如也按十有三祀即武王伐紂之年諸事未遑首先釋箕子之囚以師禮事之其知君道如此

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陻洪水汩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

這乃字也是難詞重其答也鯀是大禹之父陻是塞汨是亂陳是布列五行是金木水火土畀是與疇是類九疇即下文初一以下那九數斁是敗壞的意思箕子因武王之問說治天下之大法莫要于九疇其原出于天我聞得在古昔之時大禹之父名鯀受帝舜命治洪水不能順水之性疏導他只把土去塞其下流水失其道泛濫為害由是火不得燥以存金不得土以生木不能敷榮土不可耕種五行都亂了不

能順布萬物失宜民生不遂昊天上帝震怒不以治天下之大法九疇與鯀當此時獸蹄鳥跡之道交于中國洪範九疇不作天人之常理晦而不明頹敗不振故曰彝倫攸斁

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叙

殛是拘囚困苦錫是賜鯀因治水無功帝舜拘囚困苦他在羽山死了鯀雖殛死却得大禹聖人為子繼嗣鯀治水的官職登用起来禹能順水之性疏導將

去由是水得其道不為中國之害天遣神龜出于洛河之中背列九數以錫大禹禹因數推理以理配數遂立天下之大法以成九類當此時地平天成洪範九疇既作天人之常理粲然不紊可舉而行故曰彝倫攸叙

三八政

八政是大禹所第之疇箕子將推衍這一疇之義故先提三八政這一句總其綱

一曰食

食是五穀之食人君為政莫先于養民故勸農薄稅歛使足食若民食不足則人救死不暇何暇治禮義故食居第一

二曰貨

貨是金帛器物諸般財貨民食既足必須通商賈貿易有無以資民用民用若不足則天下何以得富庶故貨居第二

三曰祀

祀是祭祀民既足食又足用了不可不知報本之道於是制祭祀之禮通於上下以廣愛敬使不忘本故

祀居第三

四曰司空

司空是掌土的官民非安居無以養生事死於是立司空之官以奠民居使聚廬託處各得其所故司空

居第四

五曰司徒

司徒是掌教的官民既安居不可無教以成其性於是立司徒之官以學校禮義導民之善故司徒居第五

六曰司寇

司寇是掌刑的官民若有不循禮教的必為奸慝於是立司寇之官以刑罰禁令懲民之惡故司寇居第六這六件都是治內的事

七曰賓

賓是賓禮諸侯遠人若諸侯遠人来朝貢的當以賓禮接待他不可失了四方人心故賓居第七

八曰師

師是師旅若諸侯遠人不恭臣職的當用六師征討以除殘去暴故師居第八這兩件是治外的事食者民命之所關故最先兵非聖王所得已故最後

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汝則念之

猷是謀慮為是設施守是操守汝是指武王箕子說人君有盛德至善與臣民作標準由是下人從化不能無淺深遲速之不同如百姓之中有謀慮的有設施的有操守的這樣人是有可見之德者汝當記念著他遇可用則用不要忘了

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

協是合罹是陷咎是惡如百姓之中有未合于善却也不陷于惡這樣人是中人的資質進之則可與為

善棄之則流於惡人君當容受而作養之不要拒絶他作養成時一般可用念之受之是隨其才而輕重以成就他的意思

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

康是安和的意思曰予攸好德是人以好德自任福是爵禄如百姓之中見於外有安和的顔色發于中有好德的言語這等樂善之誠見于容貌詞氣之間

其中之所養可知矣汝於是則賜之以爵禄這樣人既中有所養又得人君知而用之必益加勉勵造于至善而以聖君為標凖矣故曰時人斯其惟皇之極

無虐煢獨而畏高明

煢獨是庶民中最微弱的高明是有官的人最尊顯的箕子說皇極之君當一視同仁庶民中最微弱的不可因其微弱便凌虐他遇著有善處也當勸勉有官的人最尊顯的不可因其尊顯便嚴憚他遇著有

不善處也當懲戒蕃兇獨者有所勸則無淫朋高明者有所儆則無比德皇極之君造就臣民如此

人之有能有為使羞其行而邦其昌

人是有官的人能是才智羞是進也有官的人或有才智或有設施人君當訓飭奬勸使他因其所已能勉其所未至務要進於至善之地則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各盡心所事以圖治功而邦國無不昌盛矣

凡厥正人既富方穀

正人是在官之人富是祿之也穀是善在官的人若非廩祿則無以養廉人君于在官之人必先賜與廩祿使他足用然後可以責他為善故曰既富方穀

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

偏是不中陂是不平作好作惡是作意有所好惡偏陂好惡是人之私意生於心上的王之義王之道王之路這三者是皇極之所由行箕子說人君既建極

於上下人都知感化由是心上所存無敢有不中的也無敢有不平的只遵依著王之正義上行好所當好無敢作意去有所好只遵依著王之中道上行惡所當惡無敢作意去有所惡只遵依著王之大路上行

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

黨是不公反是倍常側是不正偏黨反側是人之私

意見於行事的蕩蕩是廣遠平平是平易正直是不偏邪這三者是皇極正大之體箕子又說人於行事上無有不中的也無有不公的自然合於王道廣遠的體段無有不公的也無有不中的自然合於王道平易的體段無有倍常的也無有不正的自然合於王道不偏邪的體段自無以下十箇無字是禁止之詞戒之以私而懲創其邪思也自王之義以下六箇王字是指皇極之君訓之以極而感發其善性也

會其有極歸其有極

會是會合歸是歸宿下人從君之化能遵義遵道遵路以會合於人君所建之有極如行者赴家食者求飽一般能蕩蕩平平正直以歸宿於人君所建之有極如行者到家食者得飽一般這有極兩箇有字是說此極乃君民同有之善非人有之而已獨無也此一段協韻成章乃詩之體蓋皇極之君欲下人反覆歌詠而求自得之使人欲消熄天理流行的意思

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

曰是起語詞敷言是指上文無偏無陂以下敷衍皇極的説話彝是常也帝指天而言人君把皇極的道理反覆推衍為説以教人是乃天下之常理是乃天下之大訓非君之訓實天之訓葢理之本原出於天若所言純乎一理便是天的言語一般此賛敷言之語妙如此

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

訓是訓戒行是躬行光是天子道德之光華天子與庶民之禀性本都一般但天子禀性純粹庶民的禀性美惡不齊故與天子道德之光華自然相遠若庶民於皇極之君反覆推衍的說話以為訓戒而不敢忽以之躬行而不敢怠他身上所有的道德也自然光輝發越與天子的禀性相去不遠了故曰以近天子之光

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

曰是庶民稱贊之詞父母是親之之意王是尊之之
意庶民感戴皇極之君教導他成人極其稱贊說天
子真是恩育我民的父母真是君長我民的帝王若
人君不能建極以化民則是有其位無其德庶民豈
肯親之尊之故人君不可不究心于皇極之學
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
辟是君福是爵賞威是刑罰威福乃上之所以御下
者玉食是尚膳珍羞的食用乃下之所以奉上者箕

子行三德之疇說惟人君可用爵賞惟人君可用刑罰惟人君可享珍羞的食用人臣不可擅用爵賞擅用刑罰擅用珍羞的食用謂之惟辟戒其權不可下移謂之無有戒其臣不可上僭

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

頗是不平僻是不公僭是踰忒是過若人臣僭了君上之權擅用爵賞擅用刑罰擅享珍羞的食用則大

夫必然有患害于其家諸侯必然有凶禍于其國以下有官的人互相倣效都行都習於不正不平不公又以下庶民也互相倣效都踰禮過分不守法度天下必然亂了益甚言權移于下臣僭其上人君不能操縱予奪以行三德為皇極之用其患必至于此

曰休徵

休是休美箕子衍庶徵之疇說在天為金木水火土五行在人為貌言視聽思五事若人君能修五事則

休美徵驗各以類應下文因詳其目

曰肅時雨若

若是順人君能貌恭作肅則德潤其身便自然有滋養的意思故上天當雨而雨無有不順應的

曰乂時暘若

人君能言從作乂則號令順理便自然有開明的意思故上天當暘而暘也無有不順應的

曰哲時燠若

人君能視明作哲則昭融於外便自然有和暖的意思故上天當燠而燠也無有不順應的

曰謀時寒若

人君能聽聰作謀則退藏於密便自然有凝結的意思故上天當寒而寒也無有不順應的

曰聖時風若

人君能思睿作聖則明通公溥便自然有與快的意思故上天當風而風也無有不順應的人君於休徵

五事當交修並進一事得則餘事皆得休徵無不應矣若說某事得須有某休徵來應則膠固不通了

曰咎徵

咎是災咎若人君不能修五事則災咎徵驗各以類應下文因詳其目

曰狂恒雨若

狂是妄恒是常人君不能貌恭作肅則轉而為狂妄行動無節至於流蕩故上帝常常的不當雨而雨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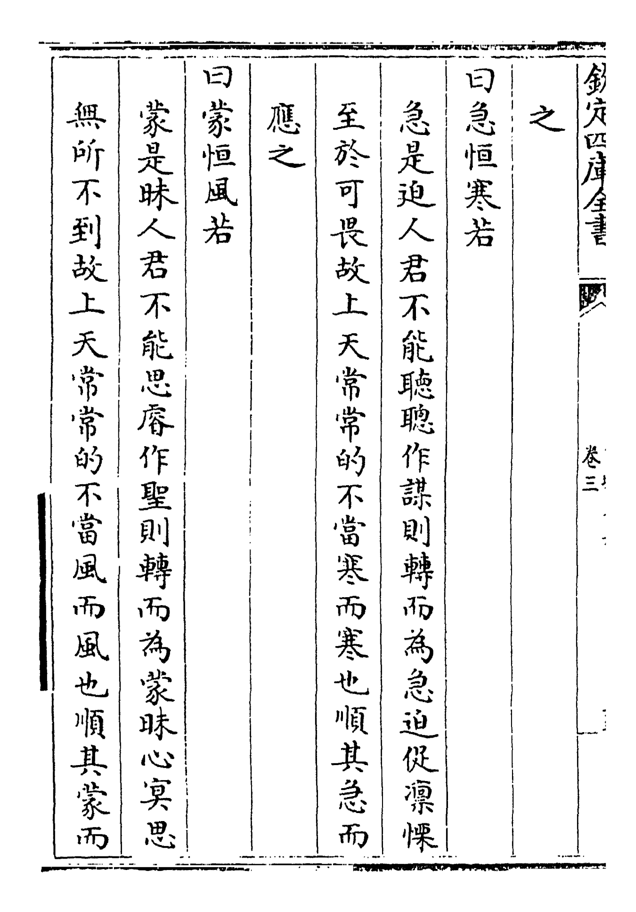
其狂而應之

曰僭恒暘若

僭是差人君不能言從作乂則轉而為僭差政事差繆至于凌亢故上天常常的不當暘而暘也順其僭而應之

曰豫恒燠若

豫是怠人君不能視明作哲轉而為豫凡事緩怠至於不收故上天常常的不當燠而燠也順其豫而應



之

曰急恒寒若

急是迫人君不能聽聰作謀則轉而為急迫促凜慄至於可畏故上天常常的不當寒而寒也順其急而應之

曰蒙恒風若

蒙是昧人君不能思睿作聖則轉而為蒙昧心冥思無所不到故上天常常的不當風而風也順其蒙而

應之人君於咎徵五事當併力致做一事失則餘事皆失咎徵無不應矣若說某事失必須有某件咎徵來應也膠固不通了

九五福

五福與下文六極是大禹所第之疇箕子將推衍這一疇之義故先提其綱各詳其目

一曰壽

壽是年齒高人有壽然後能享諸福故壽居五福之

首

二曰富

富是有廩禄人有壽了又須有廩禄以養其生故富

居五福之次

三曰康寧

康是身上康健寧是心上寧息人若有壽又富了必

身常康健心常寧息無患難之苦然後為福故康寧

居五福之三

四曰攸好德

德是享福之本人若壽富康寧又須所好樂者在於道德居仁由義為君子之歸故攸好德居五福之四

五曰考終命

考是成也人雖壽富康寧攸好德都有了又須死得其正命以成其終方是享有全福故考終命居五福之終

六極

六極與五福相反

一曰凶短折

凶是不得其死短折是横夭人之禍莫大於此故凶短折居六極之首葢凶與壽相反短折與考終命相反

二曰疾

疾是疾病人若有疾病則身不安故疾居六極之次

三曰憂

憂是憂慼人若有憂慼則心不寧故憂居六極之三

葢疾憂這兩者與康寧相反

四曰貧

貧是貧窮人若貧窮則日用不足必有飢寒之累故

貧居六極之四葢貧與富相反

五曰惡

惡是剛之過人若過于剛則為自暴之小人必非享

福之器故惡居六極之五

六曰弱

弱是柔之過人若過于柔則為自棄之小人豈能自求多福故弱居六極之終蓋惡弱這兩者與攸好德相反五福六極在人君則由於極之建不建在民人則由於訓之行不行然又必人君有道能建極于上則天下同歸于五福若人君無道不能建極于上則天下都墮于六極所以堯舜之民皆仁壽桀紂之民皆鄙夭為人君者所當注意

王乃昭德之致于異姓之邦無替厥服
昭解做示德之致是說天下所貢方物皆王者謹德
所致替是廢服是行召公告武王說王者因天下来
貢服食器用的方物以此昭示其謹德所致而分賜
與異姓諸侯之國使他感激勉勵不敢廢其職分所
當行之事如以肅慎氏所貢的楛矢分賜與帝舜子
孫陳侯可見
分寶玉于伯叔之國時庸展親

王者於方物中有寶玉之貴者則分賜與同姓諸侯之國使他感激勉勵常加審視而益厚其親親之義如以夏后氏所寶的璜玉分賜與成王叔父周公可見

人不易物惟德其物

諸侯既得分賜之物說這是王者謹德所致都不敢輕易把做物看只把德來看待其物若王者不把服食器用為貴而以珍奇玩好為事適足以昭其無德

既不當受其猒亦難以賜與人了

德盛不狎侮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心狎侮小人罔以盡其力

召公說人君謹德不可不極其至若謹德到那極盛處則動容周旋都中禮節自然無有狎慢輕侮人的心了若德有未至則驕矜乘之必然有狎慢輕侮人的心如在位的君子經營國事十分勞心正當知重他人君却狎慢輕侮待之不以禮君子便見幾而作

高蹈遠引求退去了這等安能得人盡心以為國家在下的小人趨事赴工十分勞力正當優恤他人君却狎慢輕侮使之不以禮小人雖微賤懼怕朝廷勉強效力豈無嗟怨之心這等安能得他盡力以報國家

不役耳目百度惟貞

貞是正也人君若能以一心為主使百體從令則耳不為淫聲所使而非禮勿聽目不為淫色所使而非

禮勿視日用常行之間百為之度無不得其正矣若耳目為主心反聽其所使則物欲交蔽日用常行之間百為之度何由得正

玩人喪德玩物喪志

玩是戲玩德是已之所得志是心之所之人君若狎侮君子小人便是玩人以驕滅敬豈不喪失了已德若從于耳目之好便是玩物以慾勝剛豈不喪失了已志

志以道寧言以道接

道是所當由之理人君於已之志以道理安處之則不至于安翫雖有玩好之物豈能動得於人之言以道理酬應之則不至于安受雖有厭諂之言豈肯聽他益存乎中所以應乎外制乎外所以養其中古昔聖賢傳授心法如此召公因諫旅獒而極論之為人君者所當注意

嗚呼夙夜罔或不勤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為山九仞功

虧一簣

夙是早或猶言萬一矜是矜持八尺為一仞簣是盛土之器召公嘆息說人君謹德的功夫一日之間從早至夜不可一息懈怠萬一有些懈怠這謹德的功夫便間斷了細行小節尤當矜持謹守若視為泛常不肯矜持謹守終必有累全體之德比如為山一般積累到九仞高功夫只欠一簣之土豈不可惜召公意思說武王受獒雖是細行小節也恐為全德之累

允廸玆生民保厥居惟乃世王

召公又說誠能行得此一篇告戒的言語謹德功夫自無間斷澤及天下生民安家樂業受無窮之福周之子孫世世為君而王業可久矣武王聖人西旅貢獒初未嘗受召公尚且拳拳告戒如此可見古昔聖君不以細行而不謹大臣不以小過而不諫後世所宜深思而加念也

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于

孺子

這以下是史臣記周公在成王時事管叔名鮮是武王弟周公兄羣弟是蔡叔名度霍叔名處此時方監紂子武庚于殷之故都流言是無根之言如水之流自彼而至此也孺子指成王有商之君凡死弟立者多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權攝國政商人已自疑了又管叔是周公之兄尤所窺伺故武庚管叔造為無根之言流布於國中說如今周公將不利于孺子成王

意要篡奪其位益以危懼成王動揺周公也史臣言管叔及羣弟而不言武庚所以深著骨肉相殘之罪

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

辟讀如退避之避周公聽得流言知道上下疑懼心裏不安乃告太公召公說我若不退避待罪則于義有所未盡死後也無詞以告我先王于地下周公此言豈自為一身利害之計亦盡其忠誠而已

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

罪人指管蔡初流言之起成王雖疑周公然無實跡可按及周公負謗待罪避居國之東方以待成王審察到兩年之久成王方知流言之人乃是管蔡曰罪人者史臣所記曰斯得者遲遲之詞也小人陷害君子益一時不能自明可為世戒

于後公乃為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誚公誚是誚讓切責之意成王既知流言起于管蔡十分之疑方解得四五分其後周公乃作詩以上貽成王

題其名曰鴟鴞鴟鴞是惡鳥以其破巢取卵比武庚之敗管蔡及王室以深著王業艱難不忍毁壊的意思成王得這詩所疑雖未全解却也未敢切責周公謂之未敢者悔過之根本也

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

這一年秋裏田禾十分豐熟但未曾収穫一日上天忽然雷電大作加以暴風田禾都吹倒了大樹木也

拔起來一國之人震驚不寧益周公忠誠動天如此

篁墩文集卷三

篁墩文集卷四

明 程敏政 撰

青宫直講

尚書

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

王是武王孟是長孟侯是説諸侯之長封是康叔的名謂之小子者親愛之詞

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

明德是務要尊崇德性慎罰是務要不用刑罰武王
命康叔說惟爾大顯考文王著實能明其德把五常
之理尊崇明備無一毫人欲之私使民自然觀感歸
於德化又著實能慎其罰把五等之刑審察得精明
允當使民自然畏懼不敢輕犯不消更用刑罰文王
造成周家基業只是能明德慎罰這兩件事
不敢侮鰥寡庸庸祗祗威威顯民
鰥寡是窮民庸是用祗是敬威是刑武王又說窮民

是人所易忽的文王則不敢易侮那窮民發政施仁必先要使他得所百姓中有才能當用的人或棄而不用文王則能用其所當用有道德當敬的人或輕視他文王則能敬其所當敬有姦惡當刑的人或不能制文王則能刑其所當刑文王既有仁民之政而又用能敬賢討罪都出于至公無一毫喜怒之私所以盛德光輝發越顯著于下民不可掩故曰顯民

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時怙冒聞

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越厥邦
厥民惟時敘乃寡兄勖肆汝小子封在茲東土
一二邦是說隣國怙是怙恃冒是覆冒殪是滅戎是
大武王又告康叔說文王盛德既已光輝發越顯著
于下民以此始能創造我區夏三分天下有其二及
我隣國也以漸修治起來如虞芮之君便來質成汝
墳之境都能遵化至於屬西伯所管的地方都怙恃
文王如父覆冒文王如天明德昭升聞于昊天上帝

昊天上帝深用嘉美乃大命文王滅了大殷大受天命使萬邦萬民各得其理莫不時敘無一人失所爾寡德之兄亦勉力不怠以此方才成得王業王業既成故爾小子封得享爵為東方諸侯勝殷誅紂乃武王之事此稱文王者武王謙詞不敢自以為功也

汝丕遠惟商耇成人宅心知訓別求聞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弘于天若德裕乃身不廢在王命

宅心是處心知訓是知所以訓民天是理之所從出

者即人之心德武王又告康叔說爾當大思遠念商家伊尹傅說那一輩老成的人處心只在義理上知道所以訓成下民的道理又當别去訪求聞知古先堯舜大禹聖哲帝王所行用以安保生民爾若多識前言往行到那真積力久處便能恢廓弘大此心中本然之天理若是則心廣體胖動無違禮足以光裕爾之一身見之政事則無施不可自然不廢墜了在上的君命此以下是告康叔明德之事

王曰嗚呼小子封恫瘝乃身敬哉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乃其乂民

恫是痛瘝是病武王嘆息呼康叔的名告他說為人上者當與民同休戚若民有不安便如疾痛在爾身上一般爾於臨民豈可不敬且天命不常治則興亂則亡雖甚可畏懼然其所輔佑必是誠實的好人下民之情好惡不一雖大槩可見然小民之心撫恤他的便相愛戴暴虐他的便如寇讎尤為難保汝今往

之國所以治民者亦無他術惟竭盡爾心力不肯自安於富貴每日憂勤惕勵不敢喜好諸般暇逸豫樂之事以妨廢了政務便是爾治民處

我聞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懋不懋

惠是順懋是勉武王又告康叔說我嘗聽得古人說下民嗟怨不在大也不在小惟看上人之所行道理上順與不順德行上勉與不勉耳若所行能順于道理能勉于德行則下民愛戴不暇豈有嗟怨之心此

古人格言宜乎武王舉以告康叔凡為人上者所宜

深念也

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

可不殺

眚是無意誤犯終是有意故犯式是用武王告康叔

說如人有小罪不是無意誤犯乃是有意故犯要做

出這亂常不法的事来其用意如此這等人所犯的

罪雖小却是姦惡可惡爾不可不殺他以示懲戒此

則帝舜刑故無小的意思

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

殺

災是不幸適是偶如人有大罪不是有意故犯乃是

無意誤犯出於不幸偶爾如此既當官自家聲説盡

輸其情不敢隱匿這等人所犯的罪雖大却是愚昧

可憐爾不可殺他當從寛以示矜恤此則帝舜宥故

無大的意思武王這兩段是設為死罪之大小以明

其情之輕重謂之有小罪有大罪是說衆罪中間有這等不同的不是說凡怙終小罪皆可殺凡眚災大罪皆可赦也

王曰嗚呼封有叙時乃大明服惟民其勑懋和

有叙是刑罰有次序明是明其罰服是服其民勑是戒勑武王嘆息呼康叔的名告他說刑罰之輕重大小都有箇一定的次序次序紊亂則民心不服爾於是當大明刑罰的次序使無一毫私敝畏服下民的

心志使無一人宄扗將見下民皆相戒勑而勉于和順不敢乖戾以犯有司之法矣

若有疾惟民其畢棄咎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

咎是惡又是治民既交相戒勑而勉于和順則當因之以去其惡如要醫去自身的疾痛一般若能以去疾之心去民之惡將見下民洗心滌慮都棄去了平日的咎惡而不為矣又當因之以保其善如要保護自家的赤子一般若能以保赤子之心保民之善將

見下民享德樂利都相安于治化之中而無一人之不善矣武王不以明刑為貴而以斯民向善棄惡為心卒致刑措之美於此可見

王曰嗚呼封敬哉無作怨勿用非謀非彝蔽時忱丕則敏德用康乃心顧乃德遠乃猷裕乃以民寧不汝瑕殄

蔽是斷則是法武王又嘆息呼康叔的名告他說為國之道不可不敬爾不要做致怨于民之事不要用非善之謀亂常之法只斷以此心之誠而無所矯偽

大取法於古人之汲汲於修德者用以安定爾之心不至于厭常喜異省顧爾之德不至于忽近忘遠弘遠爾之謀不至于貪目前之利忘後日之患寛裕不迫行其所無事以待民之自安這等則爾德既純我必不以汝為有瑕疵而棄絶之乃得長保其國矣武王欲康叔不用罰而用德故告戒之言又如此

王曰嗚呼肆汝小子封惟命不于常汝念哉無我殄享明乃服命高乃聽用康乂民

肆字未詳爾雅書裏解作今字命是天命服命是服受於王的誥命武王嘆息呼康叔說今爾小子封立為諸侯享此衛國惟天命不于常最是難保若所行的善便得天命所行的不善便失了天命爾當以此念念在心莫使我所封爾的爵土自家殄絕而不能享明爾今日所受於王的誥命不可忽忘尊爾今日所聞於我的言語不可畧忽用以安治爾一國的百姓

王若曰往哉封勿替敬典聽朕告汝乃以殷民世享

替是廢典是常法武王於篇終又呼康叔的名説爾

往之國不可廢了所敬之常法聽受我所命爾的言

語而服行之方能常有此殷民而世世享其國矣按

康誥這一篇武王命康叔拳拳于文王明德慎刑之

家法始終以敬哉敬典為言誠以敬者修身化民之

本蓋非獨諸侯當然為人君者尤不可不致意

王曰封我聞惟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經德

秉哲自成湯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惟御事厥棐有恭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飲

殷先哲王是成湯迪畏是畏之而見於行也天顯是天之明命成王是成其君德畏相是敬畏輔相棐是輔崇是尚武王呼康叔的名告他說我聞古人之言惟說在昔殷先哲王成湯能迪畏上天之明命與小民之難保不徒心裏畏懼至于行事亦無不畏懼惟其畏天命畏小民所以見于處已則常其德而不變

見于用人則秉其智而不惑成湯之垂統如此故傳世自太甲而至帝乙中閒賢聖之君六七作雖時代不同然皆能成就君德敬畏輔相未聞有一縱酒敗德簡賢棄禮之君當時御事之臣亦皆盡忠輔翼而有責難之恭未嘗敢有一人自暇自逸者暇逸且不敢況說道他敢崇尚飲酒惟其君臣皆不崇尚飲酒此商之所以興也

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越在内服百僚庶尹惟亞惟

服宗工越百姓里居罔敢湎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惟助成王德顯越尹人祗辟

外服指王畿之外侯甸男衛是四等諸侯邦伯是諸侯之長內服指王畿之內百僚是御事之僚屬庶尹是衆官之正亞是次大夫服是奔走服事之人宗工是尊官百姓是國中之民里居是在鄉之民武王說有商盛王之時不止那御事之臣不敢崇尚飲酒及王畿之外侯甸男衛四等諸侯與其長伯及王畿之

內御事之僚屬公卿大夫衆官正與次大夫與奔走服事之人百官之尊者以及國中之民與在鄉之民都不敢沈湎于酒不惟畏懼法度不敢放縱去飲酒他有職事的勉于職事無職事的勉于德業也無閑暇功夫去飲酒所以然者惟欲上以輔助成就君德使之昭著而不至昏昧下以助百官諸侯之長使敬其君而不至懈怠當時君臣上下內外無一人不在敬畏之中如此故武王舉以告康叔使法商之所以

興也

我聞亦惟曰在今後嗣王酣身厥命罔顯于民祗保越怨不易誕惟厥縱淫泆于非彝用燕喪威儀民罔不盡傷心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

這以下是武王告康叔以商紂酗酒亡國的事後嗣王是指商紂易是改易燕是安盡是痛傷武王說我又聞得人說在商家當時後嗣紂王無道每日以酒沈酣其身昏迷于國政凡命令都不能明于下民其

所祗敬保護的都是結怨于民之事又執繼不肯改易又大肆淫泆作奇技淫巧非常的事用安逸而喪失其威儀如作酒池肉林使男女裸而相逐全不成禮體所以百姓每無一人不痛傷於心悼其國之將亡而紂方且荒怠越親厚于酒並不思量停止了他力行無度至于如此可謂無道之極矣

王曰封予不惟若茲多誥古人有言曰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今惟殷墜厥命我其可不大監撫于時

監是監視武王呼康叔的名說我不是要如此多言所以言湯之興紂之亡這等詳備為何葢為古人有兩句說話大凡人莫以水為監當以人為監若監視於水水不過照見人的面貌美惡而已若監視於人則人之所行得失瞭然可知如今殷人酗酒自速其罪墜失了天命我豈可不以殷人之失為大監戒以撫安斯時乎武王聖人猶以紂為監戒葢甚言酒之不可不謹也

梓材

這一篇也是武王告康叔之書因篇中有梓材二字故取以名篇

王曰封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惟邦君

達是通大家是巨室即卿大夫及都家也武王呼康叔的名告他說諸侯國中必有巨室大家為一國人所信服的然大家勢強其情最不易通若能施仁政以撫安一國之臣民却因其庶民及其羣臣之情以

通達于大家則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而天下之情無不通矣至于王者位尊其情尤不易通若為諸侯的因其一國臣民之情以通達于王則王之心悅懌而上之情無不通矣諸侯上有天子下有大家能通上下之情而使之無間則諸侯之責盡矣故曰惟邦君王言臣而不言民者率土之濵莫非王臣也

惟曰若稽田既勤敷菑惟其陳修為厥疆畎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塈茨若作梓材既勤樸斵惟其塗丹

雘

稽是治敷菑是廣去草棘疆是畔畎是通水的渠塗塈是泥飾茨是蓋梓材是良木可為器用者雘是采色之名武王告康叔說為國之道便如治田造屋製器一般都有箇成始成終的道理且如治田的先已勤力廣去了草棘不要妨了苗稼還須陳列修治那田之疆畔與通水的渠使足以備旱潦則田可成矣又如起造房屋的先以勤力築起四圍高下垣墻使

有箇基址還須用泥去墁飾用草去苫葢使足以蔽風雨則屋可成矣又如把良木去製器用先以勤力做一箇粗樸又加些巧斲的工夫了還須裝飾采色使文質相稱則器可成矣敷菑是喻除惡垣墉是喻立國樸斲是喻制度皆武王已為之事疆畎塈茨丹雘是望康叔以成其終不可變成規而隳前功也

今王惟曰先王既勤用明德懷為夾庶邦享作兄弟方来亦既用明德后式典集庶邦丕享

先儒蔡氏說這一段以後是臣下進戒於君之詞疑簡脫誤於此先王是文王武王夾是近兄弟是友愛的意思方来是方方而来既是盡后是後王式是用典是舊典集是和輯這一段意思說道今嗣王當說先文王武王盡勤用明德懷来天下諸侯為夾輔以自近由是庶邦諸侯感戴興起而敬享其上極其友愛之誠如兄弟一般朝覲會同方方而来無一處敢怠慢不来的也都傚效著文王武王盡用明德無一

人敢棄德不用的如今後王亦何必他求只是要用文王武王勤用明德之舊典以和輯天下諸侯而已果能如此則天下諸侯大享其上無一人敢不敬應者不特庶邦享而已故曰丕享

太保廼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錫周公曰拜手稽首旅王若公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

幣是幣帛諸侯以洛邑成來會于洛而獻幣帛以致慶也旅是陳御事本說成王不敢指言但謂之御事

如後世稱為職事的意思洛邑既成周公將歸鎬京
太保召公廼率列國諸侯自公所出外去取諸侯致
慶的幣帛又復入到公所付與周公且言其拜手稽
首所以陳王及公之意欲周公聯諸侯的幣帛及召
公的說話併達于王說洛邑已定要誥諭殷民其根
本廼自爾御事蓋宅洛之急務在化殷民化殷民之
大本在于王身此召公納忠之大者若幣帛則不過
寓敬君之意耳非若後世專以貨利為事而忘獻忠

也

嗚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嗚呼曷其奈何弗敬

這以下都是召公告成王的說話元子是長子無疆猶言無窮休是美恤是憂召公嘆息說君為天之長子不可改國之大者不易亡商紂為皇天上帝之長子而無道於是上帝震怒改革了他所受這大國殷之天命使他亡滅了今王繼受殷之天命固有無窮

之美然天命不可恃却也有無窮之憂故又嘆息說今王曷其奈何不敬乎益深言不可不敬也此篇專主敬言敬則與天同德可以常保天命故召公始末嗟嘆以警悟上心益元老大臣拳拳忠愛不能自已之至情也

相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今相有殷天迪格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

從子保是從其子而保佑之謂禹傳之子也面是向

即對越的意思稽是考若是順格保是格正夏命而保佑之召公說相視古先民有夏若大禹聖人上天固嘗啟迪他能敬德又從其子啓而保佑之使傳繼國祚大禹聖人對越以考天心敬順無違宜若可為後世子孫倚賴保得無虞然到今時桀為無道已自墜失了天命而亡其國矣如今相視有殷若成湯聖人上天也嘗啟迪他又令其格正夏命而保佑之使他有天下成湯聖人亦對越以考天心敬順無違宜

若可為後世子孫倚賴保得無虞今時紂為無道已自墜失了天命而亡其國矣可見天命誠不可恃以為安惟當兢兢業業從事于敬則王業可保也

今沖子嗣則無遺壽者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矧曰其有能稽謀自天

沖子猶言童子壽耇是老成之臣凡幼沖之主於老成之臣尤易疎遠故召公告成王說今王以童子嗣位不可遺棄了老成之臣蓋老成之臣閱見深遠能

稽考古人之德業是故不可遺棄他況言其德盛智
明能稽考天意以定謀慮是尤不可遺棄他稽古則
於事有所證稽天則於理無所遺不遺棄老成之人
乃人君之要務故召公特首言之
嗚呼有王雖小元子哉其丕能諴于小民今休王不敢
後用顧畏于民碞
其是期之之詞諴是和後是遲緩的意思碞是險召
公嘆息說王雖是幼小迺皇天上帝之長子其責任

則甚大王尚當勉力大能諴和于小民使他都得其所而無怨上之心庶為今日之休美乎小人雖至微然撫我則后虐我則讎其心最碞險可畏王當不敢遲緩于敬德當田顧卻慮以警畏那小民之碞險纔好不可以其至微而忽之也

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節性惟日其邁比是親近介是副貳邁是進進不已的意思召公説殷之臣化紂之惡非若我用之臣習於教令王要先

去化那殷家御事之臣須教他親近副貳于我周家御事之臣使其漸染陶成相觀為善以節制他往時驕淫之性日進于善而不已矣這一節是說治人當先服乎臣也

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

所是處所召公又說要化服殷之臣必謹乎君之身王當以敬為處所動靜語黙出入起居無往而不居于敬何也蓋為君者不可不敬其德敬是一身之主

宰能以敬作所則此心收斂於天理之中而德成不能以敬作所則此心放縱於人欲之偽而德隳矣敬之一字實君道之至要也

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

監是視召公又告成王說我不可不監視于有夏以為勸戒亦不可不監視于有殷以為勸戒

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茲二國命嗣若功王乃初服

二國是指夏商召公告成王說今王嗣位而受天命

我謂亦惟此夏商二國受命之君他中間有能敬德
歷年長久的有不能敬德歷年短促的王當勉力繼
嗣那能敬德歷年長的可也况王廼新邑初政服行
教化之始豈可不謹其所視效乎
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天其命哲命
吉凶命歷年知今我初服
哲命是說人心所有之明哲乃是天命賦與的召公
又嘆息說王初政譬如人家生子一般無不在那初

生的時節若初生時習于善則其長大時必歸于善矣這便是自貽其明哲之命人君於初政時若能謹其所視效則其日後必能敬其德正與此相類但今上天其命王以明哲乎命王以吉凶乎命王以歷年之久乎皆不可知所可知的只看我之初政服行如何爾若初服而能敬德便是自貽哲命無往不吉享有歷年之久矣

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

宅新邑即上文所謂初服召公告成王說如今居此新定都邑乃是中天下定四海之一初王當乘此機會疾速勉于敬德豈可遲緩悠悠不力況天命未定王當用此德以祈請上天享國永久之命蓋天命至公惟德可以動之若後世用淫祀祈禱而不修德則天反怒矣豈能致享國永久之命

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以王之讎民百君子越友民保受王威命明德王末有成命王亦顯我非敢勤惟恭奉

幣用供王能祈天永命

拜手稽首是致敬之意讎民指殷之頑民與三監謀叛者百君子是殷之御事庶士諸臣友民是周家友順之民保是保而不失受是受而不拒威命明德是德威德明末是終也召公於篇終又拜手稽首致敬說予小臣敢以洛邑所遷殷之頑民及諸臣與我周家友順之民保受王之德威德明不敢有所違拒王終能畢用上天之成命以光顯于後世此人臣匡輔

之責我不敢以此為勤勞我但知恭敬以奉助祭的幣帛用供王能祈請上天享國永久之命而已蓋奉幣之禮臣職所當恭而祈天之實則在王之所自盡也先儒謂召公這一段說話頌而無諂諫而無驕深得告君之體成王亦能聽而行之享國久長後臣宜以為法

洛誥

洛邑既定周公遣使告卜于成王史官錄之又并記

君臣問答及成王命周公留治洛之事故謂之洛誥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

這以下是周公授使者告卜之詞拜手稽首是史官記周公遣使之禮復是復命明辟是明君之謂史官記周公遣使告卜于王拜手稽首致敬說王命我去卜都于洛如今定了敢復命于子明辟子明辟是指成王益周公於成王以親則為兄之子以尊則為君也

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予乃胤保大相東土其基作

民明辟

及猶言與基命是說承天命以作新邑乃成始的意思定命是說洛邑既成久安長治乃成終的意思胤是繼保是太保指召公而言洛邑在鎬京東故謂之東土周公說定都大事王當親往今王迺以幼沖退託若不敢與知上天成始之基命與成終之定命於是我乃繼太保召公而往大行相度于東土定了都邑其庶幾為王於此地與天下百姓做起初一箇明

君周公於成王親之至故期之深也

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其作周匹休

這以下是成王授使者復周公之詞拜手稽首是成王尊異周公而重其禮也匹是配史官記成王遣使復周公時拜手稽首致敬說公以懿親大臣不敢不敬上天之休命來到洛邑相視以定宅都之所為我周家匹休之地葢言卜洛既定則足以配周家休命

于無窮也

公既定宅伻來來視予卜休恒吉我二人共貞

這視字與告示的示字同二人是成王說自家與周公貞猶當也成王又說公既經營定了宅都之所遣使者来鎬京且来示我以卜兆之休美常吉非我所能致我與公兩人宜共當之

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拜手稽首誨言

十萬曰億成王又說公既宅洛規模宏遠以我萬億

年敬天之休命故又拜手稽首以謝公告卜所教誨的言語葢成王於周公以親則為叔父以尊則為師故始終拜手稽首而重其禮者如此

厥若彝及撫事如予惟以在周工往新邑伻嚮即有僚明作有功惇大成裕汝永有辭

若是順彝是常周是宗周指鎬京而言周公又告成王說今王適洛都其順行常道及撫臨國事當常如我為政之時不要妄作所任使之人只用那見在宗

周之官皆我所整齊戒飭者不要參用私人去新都洛邑使君子小人相雜壞了新政這等庶幾使百官知道上面人意向所在各就其官僚明白振作以圖事功之成惇厚博大以成寛裕之俗如此則王之休聞亦永有辭于後世矣

公曰已汝惟沖子惟終

周公又告成王說已矣乎周之王業文武為之始汝惟沖幼之子不可不勉力以圖其終也

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曰不享惟事其爽侮

這以下是說統御諸侯之道百辟是諸侯享是朝享指朝覲貢獻而言多是重的意思儀是禮物是幣帛役是用周公告成王說諸侯朝享于人君他心裏有誠實的有不誠實的人君要知他誠實不誠實不在任智術只在此心常存敬謹無愛憎之私便能曉得那諸侯誠實享上的也曉得那不誠實享上的蓋享

上重在禮不重在幣帛若禮不足而幣有餘這便謂之不能享上惟不能用志于享上則凡國人皆化之都說道上面人可以幣交不用禮享也若舉國無享上之誠則政事必至于差爽僭侮隳壞王之法度而為叛亂之事矣蓋小人以賄賂悦人必簡于禮人君若好賄賂而不責人以禮則忠佞不分賞罰不當天下必有輕視之心故周公戒成王如此欲其以敬存心辨之于早而察之于微也

汝往敬哉茲予其明農哉彼裕我民無遠用戾
戾是至周公又告成王說汝往洛邑當臨鎮新都之始其敬之哉自此以後我將退休田野惟講明農事以遂歸老之志汝若於彼洛邑能推恩施惠以和裕其民則四方之人皆感仰愛戴將無遠而不至矣
王若曰公明保予沖子公稱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烈奉答天命和恒四方民居師
這以下是史官記成王答周公及留公的說話稱是

舉居師是宅其衆也史官記成王荅周公之意說公以懿親元老顯明保佑我幼沖之子又朝夕納誨舉大明德使我小子發揚文王武王之功烈奉荅上天之明命撫卹四海之人民使皆和而不乖恒而可久以宅此衆庶于洛邑也葢成王將留周公治洛故先叙述其功德以為自已賴之上不忝于祖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有如此

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迓衡不迷

文武勤教予沖子夙夜毖祀

旁是無方所指上下四方而言作是振起的意思穆

穆是和敬迓是迎衡是平成王又說惟周公盛德昭

明光著于天地其勤勞施布于四海然公之心猶不

敢少有怠忽說道天下已治了方且無往而不振起

那穆穆然和敬之德以迎迓太平之治不迷失了文

王武王所勤之教于天下公之德教既大加于當世

又無愧于前人這等了我幼沖子更何所作為只是

早晚間謹焚以主祭祀而已蓋成王知周公有退休之志故委重于公以示其所以留之之意

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

則是法則其字指文王說淫是過周公又嘆息說自如今以後繼世之君當取法于文王不可過于侈麗之觀不可過于安逸之樂不可過于遊幸不可過于田獵以萬方之民惟正賦之供正賦之外別無科擾

方能盡無逸之實益觀逸遊田這四件事乃致亂之漸能法文王則財用有節君德修而進于治不能法文王則横斂無度君德不修而入于亂周公垂戒後王可謂切矣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民無或胥譸張為幻

胥是相惠是順譸張是誑誕幻是變名易實以眩觀者周公又嘆息告成王說我聞得古時人君德業已

盛為人臣的猶且不敢自滿遇人君有些未善處則相與陳謨納諫以訓誡告諭他有些善處則相與調護從史以保養將順他如此而猶有未善則相與教正規誨以輔成造就他所以人君視聽思慮皆無所蔽塞好惡取予之情自然公明不違悖了理法當時之民見人君這等親近正人聽受忠言無一人敢相與誑誕倡為邪說變名易實做那幻妄的事以眩惑人主之心故曰民無或胥譸張為幻周公言此以見

古人德業雖盛猶賴臣下匡救况成王以幼沖之年德業未盛豈可不親正人聽忠言而所其無逸哉

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至于小大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

此是指上文而言訓是法刑也是法否是不然的意思請神加殃謂之詛以言告神謂之祝周公又告成王說王若於上文所言古人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的事不肯聽信則人皆以人君為法也不肯聽信由

是君臣上下相師非度變亂先王的正法無小無大都取而紛更之葢先王正法最便於民最不便於縱侈之君如省刑罰以重民命最便於民人君好殺的却以為不便務要變亂以行殘酷之政薄賦斂以厚民生最便於民人君好貨的却以為不便務要變亂以遂貪侈之志人君這等變亂先王正法百姓每定是不然其心裏必有違悖怨恨之意若再不然其口裏必詛祝于神明百姓每心口交怨其國未有不危

殆者此乃治亂存亡之機故周公告成王懇切如此

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

愆是過周公上文既告成王勉其聞人怨詈當要敬德反求諸身故此又說殷王中宗高宗祖甲及我文王本未有過失若聞得小人誣毀他也只以其所誣毀的過失安而受之說這本是我之過他心裏誠實是如此非是隱忍不敢藏怒蓋殷三宗及文王之心誠知小人之依故不暇責小人之過且因以察自已

身上有未到處故凡怨駡誣毀之言皆所樂聞豈止於隱忍含怒不發而已

此厥不聽人乃或譸張為幻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信之

周公又說成王於上文殷三宗及文王迪哲的事若不肯聽信便是不能敬德心裏不明人君不明則小人得以誑誕變置虛實在人君面前說小人都心裏怨恨爾毀駡爾人君既不明必然聽信這等幻妄之言豈不壞事故下文極言之

則若時不永念厥辟不寛綽厥心亂罰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叢于厥身

綽是大叢是聚周公又告成王說王若如上文所言聽信小人誑誕無實的言語果然如是便不能永念為君的道理不能寛大其心反用那誑誕無實的言語羅織疑似亂罰那無罪的殺戮那無辜的天下之人雖受禍不同而怨憤之心則一般都叢聚在人君一身上可不戒哉

周公曰嗚呼嗣王其監于玆

嗣王是指成王玆是指上文周公於篇終又嘆息說嗣王不可不監視我所陳無逸這一篇書按無逸一篇始言稼穡艱難其中拳拳于棄忠直惑讒佞壞法度治誹謗葢惟無逸然後能去是病故周公於每章之首皆以嗚呼發之致咨嗟詠嘆之意欲成王以商三君及文王為法以商紂為戒至是嗟嘆之外更無他語惟以嗣王其監于玆結之所謂言有盡而意無

窮其後成王果能深警於此為周賢君然則無逸這一篇書真萬世人主之龜鑑伏惟殿下留意

文華大訓

春秋左傳敬者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

敬是主一無適之謂此心収斂不敢放肆便是敬左傳載臼季之言説敬便諸般德行都做得成不敬便諸般德行都做不成故曰敬者德之聚也人若能敬以事君必忠能敬以事親必孝能敬以事兄長必順

能敬以交朋友必信能敬以應事接物必然百行都好故曰能敬必有德

禮記君子無不敬也敬身為大

身是人的身體禮記引孔子說君子人於天下事無一件不當敬就輕重論之只有敬自已的身體為大自已的身體乃父母所生祖宗所傳豈可輕忽必須明心術之要慎威儀之則衣服有制飲食有節謹言慎行常恐虧體辱親才是能敬故君子以敬身為大

論語子路問君子子曰修已以敬

子路一日問孔子說如何是君子人的道理孔子答他說修已以敬蓋人能修已使存於中無一毫放肆見於外無一事矯偽表裏純於一敬這便是君子然敬非止可以修一身推而至於齊家治國平天下也都本於一敬

程子曰誠者天之道敬者人事之本敬則誠誠然後能敬未及誠時卻須敬而後能誠主一謂之敬一者謂之

誠主則有意在

誠是真實無妄之謂乃天理之自然如仁則真實是仁義則真實是義更無一毫虛假故曰誠者天之道敬是主一無適之謂人要修為以復天理之自然必須用敬如仁未能到真實無妄處必須從敬上做仁義未能到真實無妄處必須從敬上做義不敬則此心放肆不謹無根本了如何做得去若敬的工夫久久成熟也可到真實無妄地位故曰敬者人事之本

敬則誠這一條前一段即中庸誠則明的意思後一段即中庸明則誠的意思誠然後能敬未及誠時却須敬而後能誠人若真實無妄必自然能敬更不消說若未到真實無妄時節必須盡持敬的工夫然後可以至于誠這一條只與前一條意思一般主一謂之敬一者謂之誠主則有意在一是純一不雜乃天理之本體即是誠人未到純一不雜處却須盡主一的工夫謂之主者須常常用一片戒謹的意思若一

時不用意便走作不純了故曰主一謂之敬一者謂之誠主則有意在這一條也只與前一條意思一般蓋誠乃聖人之事敬乃賢人希聖之事故二程子再三言之學者欲盡希聖的工夫不可不先於敬

朱子曰敬者一心之主宰而萬事之本根聖學所以成始而成終者

朱子說人以一心而應萬事不可無箇主宰根本敬便是主宰根本人若能收斂此心主一無適使中有

一定之守則視聽言動都不敢放肆這敬豈不是一身的主宰外無非僻之干則動靜云為都合于禮法這敬豈不是萬事的根本人要學而至于聖人是第一難事其始初成就得入聖人的門户不出此敬到終了成就得造聖人的田地也不出此敬

為小學者不由乎此固無以涵養本源而謹夫洒掃應對進退之節與夫六藝之數

此是指敬而言本原是人的心性洒掃是洒水掃地

乃古者子弟服事長上的常禮應對是答賓客的言語進退是見人的禮節六藝是禮樂射御書數之文朱子又說人年幼時入到小學中學小子之學若不從事于敬必不能収他放心涵蓄保養他本然的德性凡服事長上答應賓客與夫見人的禮節必不能致謹于日用常行之間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必不能聽受師長的教誨所以小學不可不先於敬

為大學者不由乎此亦無以開發聰明進德修業而致

夫明德新民之功也

這此字也指敬而言德是德性明德是明在己的德性新民是使天下人都明其德性朱子又說人年長時入到大學中學大人之學若不從事於敬其氣必昏瞶不能啟發自家的聰明資質以窮理致知其志必懈怠不能進益其德行修治其學業以成己成物這等明德新民的功效如何可致所以大學亦不可不先於敬小學洒掃應對進退之節便是聖學之始

大學明明德於天下便是聖學之終

太宗文皇帝嘗因學士解縉等進呈大學正心章講義覽之至再諭縉等曰人心誠不可有所好樂一有好樂汨而不返則欲必勝理若心能靜虛事來則應事去如明鏡止水自然純是天理

樂是喜好太宗文皇帝一日因學士解縉等進呈大學書裏面正心一章的講義御覽過兩遍諭解縉等說人之一心著實不可偏有所喜好假如喜好貨財

喜好聲色喜好遊幸一有所偏泥在上頭樂而忘反便人欲之私勝了天理之公心如何得正若人之一心不為外物所擾使本體真静湛然虚明凡遇喜怒憂懼的事務到面前便隨感而應當喜的喜當怒的怒當憂的憂當懼的懼事過之後只似那至明之鏡至静之水但遇人好的照見好醜的照見醜初何嘗容心豈不是自然一團的天理這等心豈有不正

又嘗語侍讀學士胡廣等曰為學不可不知易易道妙在變通不失其正古人隨時從道之說最得要領亦在虛心玩之耳

易是周易古人是指伊川程子要領是衣裳總會處太宗文皇帝又嘗一日與侍讀學士胡廣等說人之為學不可不曉得周易周易的道理專為君子謀不為小人謀所以至妙處雖變通無常都不失了正道伊川程子作周易傳序第一句便說隨

時變易以從道這一句葢人所遇之時雖變易不同都不可違了這所以然之理最得周易之總會如衆之有要衣之有領一般凡一卦一爻中皆不過此意惟在人虚心涵泳玩索而後知之祖宗成憲前面都是說太祖太宗留心於聖經賢傳親近儒臣乃萬世成法

書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己若者亡

書是書經仲虺之誥篇王是說得天下亡是說失天

下仲虺因成湯放桀而有慙德作誥以釋之又引這
一段古語說人君能不自滿假自家主意要人為師
從他講學委心聽順這等虛己求益則德日崇業日
廣自有箇得天下之理人君若好高自大說天下人
都不如己這等驕矜侮慢則善日消惡日長自有箇
失天下之理
好問則裕自用則小
若凡事喜懽下問於人則天下之善都歸於己綽然

有餘不可勝用故曰好問則裕若止知有已不知有人則所知有限如何濟得大事故曰自用則小按湯之於伊尹先學而後臣即是好問能自得師所以得了天下桀嘗自稱如天之有日日亡乃亡即是自用謂人莫已若所以失了天下

禮記凡世子春誦夏弦大師詔之瞽宗秋學禮執禮者詔之冬讀書典書者詔之禮在瞽宗書在上庠

禮記是禮經文王世子篇世子是天子之元子誦是

口誦弦是有弦之樂大師是掌樂之官執禮者是掌禮之官典書者是掌書之官詔是教也瞽宗是殷學名上庠是虞學名周有天下兼立三代之學古者教天子之元子當春之時口誦樂章即詩經裏面雅頌之節這都是掌樂之官教他於瞽宗之中所以養其中和性情當秋之時學先王之禮則有掌禮之官教他當冬之時讀先聖先師之書則有掌書之官教他學禮也在瞽宗之中讀書却在上庠之中

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皆小樂正詔之於東序

凡祀天神祭地祇享宗廟都謂之祭古者人君簡第一等年高有德的人號為三老五更齋戒致敬親自上與飲食以教天下之孝弟這是養老之禮因行養老之禮就問這老人家求善言之可行者虛己聽教這是乞言之禮凡祭及養老與凡大射等禮當禮畢燕飲之時皆得聚在一處講論先王之法會合義理互相告語這是合語之禮這幾樣禮其間各有威儀

容節為天子之元子皆所當知於是小樂正教他於東序之中小樂正也是掌樂之官東序是大學古者天子之元子春夏秋冬四時進學不肯間斷了工夫禮樂書史之臣不離了左右所以君德成而天下治也

易麗澤兊君子以朋友講習

這是周易兊卦大象之辭麗是依附川水壅塞處為澤孔子於周易兊卦説兊之為訓是喜悅的意思然

其卦畫以一隂進於二陽之上喜見於外其象如澤水能潤萬物萬物喜悅他以重卦論之兩箇兌卦便象兩處澤水依附在一處交相浸潤互有滋益的模樣君子人觀這麗澤兌之象當與同門之朋合志之友交相講習若彼此之間論難講明於前體驗習熟於後使心與理相契身與事相安則天下可悅孰大於此正如兩澤之水自相依附互有滋益的一般

詩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嚶其鳴矣

求其友聲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神之聽之終和且平

這是詩經小雅伐木篇乃燕朋友故舊之樂伐木是斫伐樹木丁丁是伐木聲嚶嚶是鳥聲之和幽谷是幽深的山谷喬木是高樹相是覷看伊是彼也詩人說山中人斫伐樹木其聲丁丁然相應遂起興說禽鳥和鳴其聲嚶嚶然從幽深的山谷裏出來飛在高樹上其和鳴相呼乃是尋求其同類的聲音覷彼禽

鳥無知也曉得尋求其同類有此和平之聲況彼人之有知豈可不交求朋友人若能篤於朋友之好德業相勸過失相規久而不渝可質之神明則德成於已動靜云為神明必聽之相之而終獲乎和順平康之福葢朋友是五倫之一若無朋友便是廢了大倫所存所行乖戾偏黨無人救正必獲罪於天何福之有

家語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即與之

化矣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即與之化矣

芝蘭是香草鮑魚是腐壞的魚肆是如今買賣鋪孔子家語書裏説若與為善之人相處便如進那芝蘭的房裏初聞見香久了不聞見非是不聞見習熟慣了與之相忘就化於香中不覺了蓋與善人相處初間聽他説的都是好話看他行的都是好事便曉得是箇善人恰似不可及若只管相親久將來薰陶漸

染於善不覺也化做善人與他一般了若與不善之人相處便如進那鮑魚的鋪裏初聞見臭久了不聞見非是不聞見習熟慣了與之相忘就化於臭中不覺了葢與不善之人相處初間聽他說的都無好話看他行的都無好事也晄得箇不善之人不宜學他若不能疎遠久將来薫陶漸染於不善不覺就化做不善之人與他一般了

丹之所藏者赤漆之所藏者黑是以君子必慎其所與

處者焉

善與不善都各以類相從正如銀硃所收藏的去處必帶些紅油漆所收藏的去處必帶些黑所以君子人必謹慎其所與同處之人如常人便須是親近益友不可親近損友人君便須是親近正人不可親近小人恐被他污染了

孟子舜尚見帝帝館甥于貳室亦享舜迭為賓主是天子而友匹夫也

帝是帝堯館是館舍古禮妻之父謂之外舅故女之
夫亦謂之甥帝堯以女配舜故謂舜為甥貳室是副
貳之宮室孟子因門人萬章問朋友之道告他說古
者舜上而朝見于帝堯帝堯館舜于副貳之宮中亦
就而享舜之食互相做賓主相待可見堯以天子下
友舜而不為屈已舜以匹夫上友堯而不為僭分故
曰是天子而友匹夫也
用下敬上謂之貴貴

用䌓做以字這上一箇貴字是貴重的意思下一箇

貴字是指有位之人孟子又說以在下之人敬事在

上之人這是貴重貴人禮當如此

用上敬下謂之尊賢

尊是尊禮賢是有德之人孟子又說以在上之人敬

事在下之人這是尊禮賢人禮亦當如此

貴貴尊賢其義一也

貴重貴人與尊禮賢人都是理上當得處但時人止

知貴人可貴不知賢人可尊故孟子說這二者其義一般不可以有位而輕有德也

乾隆御覽之寶

篁墩文集卷四